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傳四

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黄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哱賊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月課書盈寸倜儻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

馬橫絶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絶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驚沒泅水慬而得免旁人皆懾讋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

尾厲角坐則楸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
睽姝相向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
給事中　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隤弛公上封事
言近日國事無内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
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
竭虜横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
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
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
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
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

省是　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敝蠹日積沿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于不可爲乎臣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嘗談能眞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旣扼腕時政又數爲　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

有封駮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絀黨論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寃結栲一連十累歲不得决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几决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橐囊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即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

為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
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
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
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
則縳狠子痛箠之日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
也卒自刲磨爲善士公爲吏精於吏職發奸擿
伏厲使彊壯蠭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
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輙取類張子
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
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

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絶餽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于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爲劇冦畏服如此其視學闊略教條謝絶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揩執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駡申以榎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乞富人

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捽搏而殺
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
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
殺士衆口讙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
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逐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
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參議遷太甞寺
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
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　神　光二
廟相繼登格　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
中參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

忠賢罪狀羣小嫉奄與大獄逮漣考死言官摘觖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郎訊當是時鈎黨徧天下銀鐺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媪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　二祖　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耳肯低頭斛首作圜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襆被

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别矣强爲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邸報至坐追贓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却望鞅鞅如有所失也　今上即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甘鎮孤懸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鈎校邊吏邀勸淮商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戰士宿飽一軍讙呼乃爲三覆以待虜遣羸卒數百人領羸畜數羣駐牆內虜入即反走虜略

取羸畜遂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虜驚將從閒道闌出則二覆起邀其後礮弩齊發公親率標兵夾擊虜大敗斬首虜凡七百餘級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爲精騎甘兵以此益强明年春虜復大入病痢大黃山下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得首虜數千中封賞率公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愼無恐踰月虜病痛望邊城摶顙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入謝公返其金王取所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

皆貫革矢矢相屬虜嚙指曰眞吾父也烏程用
閣訟攘相位公在鎭撠手駡詈數飛書中朝别
白是非烏程深衘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奴兵
薄都城公奉入援詔卽日啓行虜踞峽口峯瞭
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
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凉莊兵從南而北伏賀
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
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百四十級我師遂東而
總鎭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𡰥
下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以首虜論賞吏丁

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次邠州奉　詔還鎮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　上心知公材憐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豪宗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明知其滿讕忌公才能借以柷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樞衣奉手亦不爲崖岸斬絕遇後門單士下爲翕翕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讎人怨家片言誰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蔕也家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語諠闐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寃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寃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

公必擒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詘服也縣阻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即妄引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逐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

自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躪豫楚蔓延光黄閒公
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
子弟僮奴警廵迾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親
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爲游兵
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贛大砲東粤
紅夷砲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
沈莊別墅濬渠塹具閘石渠荅與縣治犄角警
急親領家丁跨馬廵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
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
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

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㲄堆山相戒勿近沈莊西陲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荒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枝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行刼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將爇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

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衆且數萬郡邑恟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笄其首衆即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級廕一子邑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三日發病辛亥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鐫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

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
昨曾見野猫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
忽見於竹亭篁籜閒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
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所謂
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
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
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
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庚國史有徵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予滅奴盪寇
策將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奴用梅長公辦寇

天下可安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已已以奴警即家起孫公當關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而遼事不可爲矣長公罷鎭里居賊八年不敢窺麻黄長公歿後二年癸未三月獻賊陷麻城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羅拜而去

張進諫傳

張進諫萊州人也萬曆中麻城梅公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討哱賊進諫以小較隷麾下親隨執槊不去左右賊被圍急我師決堤水灌城賊詐降請縋城見監軍皆及濠稽首而退許朝揮

刃踰濠將及公公被襟當之朝內刃下拜當是時朝相逼在十步內進諫色動公眣止之進諫退曰主在此使賊好去進諫握兩拳欲腫矣公每夕變服爲迥卒周巡城壘昏黑中辨人影相隨必進諫也夜有零賊取食他堡一軍空營逐之公起巡營見帳下一人植立則進諫也公問胡弗往進諫曰軍中昏旦多警敢逐一首一級俾主公懼然獨夜乎城下之日制府縱軍大掠金珠委地進諫獨持一槊從公就道制府疾監軍犇絀進諫功陞黑溝鎮撫梅公嘆曰吾雖不

爭功不能不慙于進諫也且死以屬其弟子長公長公官諫垣抗疏爲進諫伸雪有詔錄用未幾而進諫死進諫膂力絕人蹻捷如飛鳥以二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廻瓦不墜裂亦無磕橦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數十人持刀槊環刺進諫亦手盡奪羣械敵亦不受傷跳躍上馬橫側鞦韆下上馳驟見者目眩善料敵偵報賊出沒不差晷刻陷陣先登多獲首虜及上功粥粥若無與者卒伍索首功輒分與之梅公歿拊膺慟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

矣嘗與壯士劇飲長安市中酒酣譚少年擊石事進諫曰吾老矣貧不辦飲噉氣力差減尚當爲諸君試之揮拳擊巨石石碎如粉兩背皆裂血出如注不數日卒

賛曰寧夏之役梅公功高賞薄將士血戰者皆不得叙如進諫者可使其無傳哉梅公晩自號雲中老子老子嘗言寧夏諸賊皆奴才耳許朝饒有機變堤水決朝命造舟不終日而辦縋城之日城中譌傳朝爲進諫所殺朝妻曰吾義不受辱遂自縊李冢宰長庚梅公之女壻也作雲

中老子遺事紀進諫事甚備余爲進諫立傳并
朝事亦附見云

紫髯將軍傳

紫髯將軍者姓周氏名文郁字蔚宗嘗州宜興
人也長身美鬚髯深沈好書能譚文武大略天
啓中奴酋陷遼陽杖劍謁高陽公于闕門首建
四衛之議公喜而執其手呼爲紫髯將軍留幕
中參預謀議丁卯奴掠朝鮮踞黃海道文郁率
師赴援覆舟獐子島有神人教之登木浮海而
免崇禎己巳奴酋入大安口袁崇煥督師入援

文郁主旗鼓纛廣渠門殺奴千人傷僞六王子
奴移營南海子旋引去崇煥文郁兩肋集矢如
蝟幸重鎧不受傷崇煥坐謀逆下詔獄遼兵潰
而東　上即家起高陽爲督理甫抵關立命文
郁軍前贊畫冐雨雪一日夜馳祖帥營勸諭還
師庚午三月高陽以四城未復輿東江牽制之
師命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統龍武中左右協
兵以往四會懼自永平潛回瀋陽中協兵譁改
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舟泊覺華
島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興祚之弟興祚在奴

中自扳歸戰死永平城下所謂劉愛塔者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陳繼盛署島事流言關門興祚未死自奴中有書招興治興治領夷丁且有變興治大恨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距旅順五十里文郁攜傔從數人輕舟泊島口與治來見意頗施易文郁令戎服趨謁少挫折之已而開顏語曰爾兄初見閣部于關西與我結爲兄弟誓以死報國太平之戰以八百騎敗奴萬騎血戰死綏爲東人忠勇第一今爾以睚眦讐殺負叛逆之名不亦傷乎早自爲計

束身歸命殺賊自贖閣部念爾兄必請貰爾罪我一門忠義之名爾念頭再一蹉跌無救處矣與治長嘆失聲又耳語曰島中將士非盡兄弟骨肉也身在絕島惶急相隨若一登陸人自尋活路安知不借爾爲功與治矍然失色少定甚之曰閣部有成言矣陳繼盛欲殺與治非與治欲殺繼盛也諸人之死夷丁護主人誤及之非與治使之也奏去本章自家不知文義憑人做去爾但依閣部說閣部必爲爾主張與治唯唯別去文郁往與治營直入帳中夷漢兵執刀斧

猙獰離立酒酣語與治舟小欲借宿帳中與治
欣然陪宿至夜半忽逸去文郁如弗聞也留營
中五日島衆呼噪索餉口語籍籍開誠慰論衆
皆帖服比入舟並舟數十艘列炬呼躑弓刀戛
戛然文郁曰此與治嘗我也干掫竟夕鈴柝相
聞侵晨皆散去部將逃匿雙島擊傷東師之過
島者與治怒令島衆繞舟號𢡟文郁夜臥不起
呼其將擁被語之曰二將逗遛畏避流言島叛
自解今又激島衆殺我以實其言汝等墮其計
中可趣取我首去島衆不足恤劉氏從此無噍

類矣興治大悔悟翼日飲餞文郁使人扶而拜
之搏顙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奴于青山鳳凰
城捷聞高陽上奏曰興治斬奴三千餘級雖不
足以自贖其誓與奴絶則已明矣副總兵周文
郁以口舌爲甲兵跳身虎穴而偃臥其中携其
衆堅其心申明　皇上威德一擒一縱使百十
跋扈蛟螭豺虎咸就一手調服數萬兵民賴以
安定首當敘錄以爲忠勤之勸當國者惡文郁
從海外來無所贍遺引同姓嫌黜文郁不敘高
陽嘆息而已當興治變起四𠏉酋尚據灤永興治

所領皆精甲降夷盡奪兵船商舶奴方馳僞檄誘島衆與治勾連奴孽不南走登則西扣關不歸奴則盤踞皮島奪鮮人馬市之利借地以交奴如宋李全故事國家方急奴安所得餘力制島論者以謂平島之功與四城驅奴相爲表裏孤貧赤手爲權倖抹摋至今未有能訟之者此可爲嘆息也壬申二月孔有德陷登圍萊文郁奉

詔率津師千六百人赴海外協勦賊擁衆數萬自登入海圍旅順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精銳屯雙島我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

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遼人能夷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十六日遣將焚龍王堂老營十八日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潛乘風遁去追擊之沉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二十四日至廣鹿島二十九日至黃骨島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偽副將都司旗鼓參謀官四十餘人偽副將蘇有功者乳賊在登參將馬聰等十四人謀以元旦行香時縛賊有

功告變賊盡殺十四人妻妾貲産盡給有功幷統其衆有功擒孔賊益氣奪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島西北阻江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結奴掠鮮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壹意投奴矣文郁會舟師入江檄朝鮮遏賊投奴要路初十日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十六人十三日合兵攻賊于蔴坨鮮兵軍陸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耿賊遣僞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鎮兵忌其功要擊之二叛

乃繇西北遁合奴營奴舟列馬耳山下結營于
九連城文郁遣部將於馬耳山下下流縛草為
空營泅人候奴睡熟舉火奴舟火發誤奔空營
營中火亦起奴自相蹂殺無算是時朝鮮陪臣
都巡察使雒君興金自點來會師吏曹參議李
行遠來奉書奴遣使英俄兒歹遺書朝鮮求欵
請以耿賊質軍中欵議成則並歸孔賊文郁方
條列具 上而革任聽勘之 旨至矣耿賊得
罪老奴逃回皮島至是逡巡不敢去奴歸叛以
求欵我用鮮以欵奴其名甚正視武陵用贅人

之事何如惜乎其不就也文郁率單師追賊洪
流巨浸中轉戰三千餘里殺傷賊十之八九俘
獲數千雖未能禽孔誠耿亦足以復命矣諸鎮
以畏敵敘賞文郁以血戰鐫責東事之不平豈
盡疆事之失哉文郁歸貧無以為家僑居武林
布衣徒步閉門讀書作邊事小紀敘高陽幕府
及袁督行間事甚覈擔簦游武夷訪曹能始于
三山能始敘而傳之刻其詩于十二代選中歸
而謁余虞山曰高陽既歿文郁當為公死矣與
閩人蔡鼎無能無錫顧杲子方極論制禦閹獻

方略其言曰逆賊竊據上游江南重地當廣搜豪傑多集義勇盡收草莽輕俠團聚爲兵肘腋清則內無他虞反側歸則外有勁旅庶幾先聲可奪其魄也逆賊焚　陵僭號天人弗與日捱一日坐失時機彼將撫江漢掠全蜀守豫南扼楚東則我從何處下手不亦儼然敵國乎今荊襄失而不與宋同禍者以有西北諸路可進也我師繇唐鄧進則掣其右繇隨德進則牽其左舟師泝流以批搗其胸蜀師出房竹以橫截其腰秦師守關隴以控扼其面堂堂正正不錯不

亂可一鼓而完二十年不了之局也鼎楙膺嘆曰高陽死宿將盡矣留紫髯爲國家辦賊耳文郁别去約旬月復來久之不至杲來訃曰紫髯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贊曰曹能始叙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而酬知己次之自廣寧失已無全遼高陽出而始定議守寧爲守關奴騎撤回僞城震動故丙寅之春袁督得以却虜守寧若已之再出驅奴復土神京晏如又不待明也關門遣師助禁在奴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奴已逼畿之後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才日少追往以思來在國而不在人也予讀之而悲髯之志焉嗚呼紫髯死矣髯死賊愈熾衡永秦晉相繼陷没暇日攡書髯所論兴方略依然敝簏蟫蠹中爲之嘅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譜牒一

請

誥命事略 崇禎元年九月

先祖諱順時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家世素封曾祖父孤童中落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倜儻有大志不屑爲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曆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蕞成書凡

百餘卷名曰貧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
其餉遼也從老戍退卒問訊虜情邊事登關城
望渝海酹酒賦詩慨然有吞胡出塞之思是時
遼東大饑道殣相望人或謂先祖南人不耐苦
寒盍待發春而行先祖曰吾一人寒其忍十萬
人饑乎抵遼中寒竟以此病卒年二十有九
先祖母卞氏先祖背棄年甫三十先君生七年
祖母截髮貯棺中以立孤自誓曾祖父性嚴重
奉事惟謹庀治喪事必先諸叔曰吾冢婦弗敢
後也分財產戒先人無取贏曰若孺了弗敢先

也先君能勝外傅不假與顏色稍不如命則對案不食涕淚交頤居恒以綱嘗道義爲典訓曰吾願汝爲古人不願汝爲今之望人也歲時延請賓客省視故舊族戚閭里之窶貧者待以舉火推食解衣設糜棺骼咸脫簪珥爲之謙益稍長教以書傳每詔之曰吾欲效范文正公買良田爲義莊而汝父不能盈吾志也汝必勉之又曰我老矣正如俚語怕你做官時我做鬼至今思其言輒爲泣下謙益舉進士先君排纘祖母苦節草疏趣上之留中不報侵尋十九年遇

今天子霈恩得以及追榮之典而崇臺綽楔表厥宅里已不可復請矣嗚呼傷哉
先君諱世楊年十二三能闇記五經史記文選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蒐援逖疑互既成以授學者學者咸師尊之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先君自念少孤思早自竪立以報母勤累試不見收而祖母違養蚤夜呼慕聲入黄泉銜哀七年以孝死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海忠介諸公嚼齒奮臂欲出其閒卒之日手定其所爲古文及所

韓古史談苑藏弆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
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毋嗚呼
謙益其敢忘諸先君嘗作贅隅子自傳其葬也
宗伯宣化公誌之敢撮其大略以上史館
家母姓顧氏外祖諱玉柱山東按察司副使方
正彊直以朝典治其家吾母在女氏已有儀法
自歸先君以迨老不好戲笑不知游冶面不施
粉澤身不御綺紈目不識優倡妖尼耳不聽吳
歌瞽詞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婿姪必闔
門與之言日夜課紡績教剪製機杼刀尺聲軋

軋然戚屬閈族出遨嬉必辟吾母有矜好炫冶者輒毀容敝服以見退而相謂曰何乃自苦或笑曰此笨人耳謙益免先君之喪數年不出母意殊安之曰兒了秀才事足矣乙丑坐閹禍削籍母迎謂曰汝無官吾有子矣閹鉤黨益急相驚追捕者日數十至母曰猶有天道汝必無恙蓋吾母莊敬閑止能識大體古所稱母師殆無愧焉

妻陳氏爲里中右族曾祖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其父與先君爲文社相狎也故以女歸於我妻

從我於諸生十年旣第之後從於倚廬者三年家食者八年用覃恩封孺人進封安人未幾被追奪之命朝夕洶懼者三年今年得復封誥親知相賀妻曰吾聞應山毋妻棲止譙樓風雪中日不得再食賴天地祖宗之庇免此幸矣庸敢有他望乎謙益追理前事亦爲黯然出涕也

刻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於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則在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謙益奉諱以還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覩里人郭春卿任是正

崑山張隽孟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溢員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稗史如嘗異味焉小蟲水草蜇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荒是故稗而不史弗典也史而不稗弗志也吾取材於史借徑於稗太平鈎異撮繁就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民則吉凶情僞之指意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之流裔而稗官之質的乎四年之中橫經籍書寸紙不遺禿管成冢子雲之手齋油素太沖之溷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及矣易簀之前

一日手自封識以詒謙益曰此宋人之遺弓也吾死無忘吾所爲殫瘁矣於乎謙益又何忍贊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次班范以前多采擷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博而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乙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於良史則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已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旌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乎物差善言天者必驗於人三世之事信而有

徵君子蓋雅言之故神逵咫聞終焉語有之教之春秋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子豈徒託諸空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子甫弱冠即以文章節義自負偃蹇數奇旣不得出入承明東𦡰牙樹頰胲有所建竪於當世而盛年壯志耗磨於博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佐之酒後耳熱誦沈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下也先君子之論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謙益雖不肖不能爲箕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宋人之弓

其餘勁飲矢於石梁宋人殆不亡也後有讀先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爲史爲稗登諸劉氏輯畧之列將先君子之㝠默舉謙益亦死且不朽萬曆乙卯九月孤謙益泣血謹識

先太淑人述

先太淑人姓顧氏外王父諱玉柱歷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嘉靖庚戌虜薄都城選藩臬入賀有威望者視師命下夜漏方四刻即上馬去按視訖日巳肝矣逃傷者數千號哭權門立馬於門闔令從馬腹度虜退移疾請致仕嘗歎曰

活千人者必封吾其有後乎家居數年以嘉靖甲寅十一月巳未生太淑人於常熟之虞山里我先公諱世揚曾王父贈刑部郎中諱體仁王父嘉靖巳未進士贈禮部右侍郎諱順時王母贈淑人卞氏先公七歲而孤王母截髮自誓以耆於成外王父才而壻之年十七歸於錢氏後十二年萬曆壬午謙益生後二十八年庚戌謙益進士及第先公棄背後十年泰昌庚申用謙益編修覃　恩封太孺人後四年天啓甲子用中允封太安人次年謙益坐閹　罷歸奪封誥後

四年崇禎戊辰用禮部右侍郎封太淑人謙益
坐枚卜被許次年己巳得白奉太淑人家居五
年享年八十考終於内寢某年某月某日歸祔
於海虞山北市橋先公之阡於是哀子謙益哭
而言曰嗚呼謙益不天不死鬼神兇怒降兹酷
毒其又敢溢美攘善誣玄堂之片石重干天誅
謹按我太淑人之德行合於古之圖史所載信
而可徵者有七曰順曰莊曰貞曰勤曰儉曰仁
曰慈請言順曰我王母性方嚴太淑人肅共誠
至遇有譙訶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先公豪於文

酒中年坎壈縱酒需醉丙夜叫呶太淑人匿避空屋中稍閒瀹湯茗而進之先公急病讓夷不治生產太淑人黽勉佽助不以無爲解終不自以爲能事及其爲母雖箱篋瑣屑必白謙益不自取進止蓋太淑人之少也爲女而未嘗爲婦其老也爲婦而未嘗爲母陰幽坤從終身而已者也請言莊曰我曾王父暨外王父皆以朝典治閨門我王母禮宗也通曲禮內則文公小學奉爲典訓太淑人未嘗知書而闇與之合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雖

大喜笑未嘗至矧雖盛怒無疾言大聲延見婦
女色正而詞輯無貧富貴賤如一有輕脫陜輸
者局促侍坐退而喜曰腰背閒釋去重石矣宗
人侍御家有婚禮太淑人蒞事危坐達旦頭目
未嘗轉動袿衣戍削若圖刻然四娌子夾侍如
帷牆人莫見其面侍御歎曰此異人也每舉以
爲法式請言貞太淑人擇辭而說擇地而蹈淡
月不出閨闈經年不識聽屏不接游閑之女不
近袨冶之尼耳不聽瞽詞吳歌目不識優舞童
索戚屬族出遨嬉必辟太淑人有出閫之言相

戒勿令太淑人知也邑屋下賴子弟約日爲亂鄰里洶洶徙居太淑人曰吾兒宦未歸義不當出門吾殉此而已宗老固以請太淑人曰必之毋氏則可使其姪夏時御以如外王父故第三日而復每言之未嘗不追悔也葢宋伯姬楚貞姜之事太淑人實優爲之請言勤儉曰太淑人習勞執勤晚寢早作既饋以後六十年如一日也執麻枲課紡績賦事獻功有程有要寢門以內機杼之聲軋軋然刀尺之聲琅琅然也入其室椸枷必整枕簟必歛葴管縏袠井井然也不

耀珠翠不施膏澤不著方空吹綸之衣歲時賓
祭一御新衣即藏弆之陳衣之夕故嫁時衣猶
有存者芥醯之醬桃梅之諸躬親擇治餅餌淨
潔餘閣之食奠皆手澤也居恒以戒暴殄知慙愧
爲訓其天性如此請言仁曰太淑人仁心爲質
合於佛之慈悲老之重積發一言惟恐傷人行
一事必思利益人食不濡雞鼈行不踐蟲蟻日
給食必先幼稚者時給衣必先老病者每置食
必先計餕餘而後食糗餌粉餈必剖分之左右
顧視恐有不滿於意殆佛家所謂減分布施也

宗婦乳母之類窮則養之病則藥之死則祭之垂白扶杖哭太淑人柩前者過時而愈哀庶出之妹歸嚴氏歸氏皆號咷隕絶同仁均愛此其徵也請言慈曰嗚呼太淑人之慈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謙益生而多病太淑人之生母陳老於錢氏與乳母共視保三人之命皆懸綳中兒也謙益舉於鄉請於先公鬻故第以償債太淑人勸爲之曰兒它日非無大宅者也鄰人轉鬻故第我貧不能贖太淑人方食放箸而歎以是知其始之拄情也謙益免先公之喪家食七

年太淑人安之曰如是足矣乙丑之削籍也太淑人不戚而以再出爲慮戊辰之被讒也太淑人不愠而以得歸爲喜每歡顔相慰勞曰吾老矣汝作閒老何用落得今日母子團圞耳五年之中保視甚於繃褓時復加一飯復損一衣不在謙益而反在太淑人也饘酏芼羹手自調糝遣侍婢視其食否以告逮彌留之前一夕猶是也太淑人素堅强自持雖老能立語移日不欠伸跛倚是歲上日壽觴初舉賀客雜遝元夕後微告劇越三日而屬疾寢三日而革病不噫噫

没不嚬呻右脅吉祥奄然安寢子言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謙益之生也五十有二年而始免於慈母之懷崇禎六年歳在癸酉其免之之歳正月二十四日丙辰時加戌其免之月之日之時也嗚呼痛哉謙益狂愚悖直再觸網羅葦笥之籍同文之獄流傳洶懼一日數驚太淑人强引義命自安然其撫心飲淚惟恐見壯子受刑僇固未忍以告人也以太淑人之至德胡不百年驚憂促算豈或繇是惡子頑狠尚不從死然即死亦何足贖嗚呼痛哉謙益三舉

子不育歸田之歲舉一子太淑人歿之七月又舉一子故名長子曰孫愛次曰孫媛所以志也孫愛之議婚於瞿給事之女孫也太淑人實命之曰人以汝故去官結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媒氏復以許中允之女孫告太淑人曰是先君故人之子也幸有次孫必昏於許孫媛生中允遺書許字如太淑人之言詩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謙益敘太淑人之慈敢終之以此歲在甲戌正月小祥哀子謙益泣血稽顙謹述

外庶王母陳氏夫人壙銘

夫人外王父山東按察司副使顧公諱玉柱之側室也實生吾母外王父卒夫人來依吾母遂老錢氏夫人生於吳趨無冶容出於單門言動不苟外王父以爲有儀法善事外王母劉劉視之如姪娣劉疾革便溲皆手捧之比歿蓬垢涕號三歲無鹽酪吾母舉子多不育謙益生託於乳媪夫人視保益謹兒夜啼夫人與乳媪劬之行促則趨緩則翔四足蹢躅聲與兒啼下上先君時被酒叫呶夫人抱兒匿空屋嚴寒手不敢戰恐賊風感冒兒也謙益長而夜讀夫人辟績

易數錢置果食王母卞夫人閒賜糕餅案頭累
累然與筆墨雜貯謙益目屬之雖欠伸不敢寢
謙益舉於鄉夫人病喜而少間旬日卒享年七
十有九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也以歲之
不易權厝於外王父墓旁四十五年十二月初
一日始克葬庀葬事者外王父冢孫夏時也夫
人卒五年謙益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念夫人之
勤於其葬也漬淚徹壙書銘告哀銘曰烏目山
龍淵水從君夫人窆於此誰之銘者外孫子丁
巳長至莆田宋珏書石納壙

亡兒壽耇壙志

嗚呼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妾王氏生檀僧亦殤汲汲焉惟嗣續之是虞天啓三年癸亥以太子中允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之曰壽耇其母微也余妻與王氏更母之兒生而隆準豐下目光激射啼聲喤喤然親朋雜然視之無凡兒啼怖狀咸曰此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耶明年甲子余以諭德赴召兒幼不能從每啼呼索余輒往余讀書閣中指窻櫺

而號諸母羣譬解之乃止人從長安來必問爹好否且問何時歸也余聞而憐之又明年乙丑逆奄用事盡剪除海內士大夫不附巳者余首隸黨籍除名以歸抵家乳母抱兒迎於門入而拜母於堂家人慰勞恍若夢寐不知其涕之交於頤也奄鈎黨益亟邏者錯跡里門余錮門扃戶塊處一室若頌繫然兒扶床繞膝不肯跬步離余三年之內風雨晦明幽憂孤寂余之於兒如形之有影未嘗舍去又如良朋好友之在吾前而金石玩弄之在吾側也孰意一旦去我而

死耶兒病疹法不當死庸醫誤之不禁糜粥病漸劇已而藥之稍解矣復不戒食飲以死死之夕便溲必起於床乳母曰若憊矣無自苦兒搖首不肯猶自力强起反席未安而沒兒僅五歲耳於死生之際若此嗚呼痛哉兒甫剪髮能坐立岳岳如成人僮僕見之不敢款視戲言雖童稚能藐大人遇余執友若程孟陽李長蘅輩拱手側立未嘗失子弟之禮歲時入影堂見先世畫像必肅拜致敬指問某祖某妣依依不忍去尤好禮佛及僧胡跪膜拜儼若夙習不好戲弄

每見古書名畫摩娑繙閱至奪之不肯舍孟陽酒閒淋漓戲墨兒得一紙輒藏去時效之書窻浣壁華亭董尚書過余兒出扇牽衣索畫尚書欣然點筆兒注視不暫捨尚書笑曰兒欲竊吾畫法耶余有古圓硯兒愛玩之一日問硯安在王氏妾曰汝父若貧已鬻之矣兒轉面向壁悽然泣下余亦爲泣下嗚呼令早知兒寶硯如此卽千金弗忍割也兒尤有志節梨栗之屬不色授不肯取乙丑秋兒才三歲江陰顧道民以鏤刻彌勒像贈兒兒不肯受曰是去年以絲燈遺

我矣當遺燈時兒尚未睟也兒每戲笑曰我必作狀元一日忽語余爹知我乎我錢福也自是輒自呼錢福歲餘乃已家人咸異之余既罷歸猶惴惴懼不免每自念即死兒他日成立猶可奉吾母時時摩其頂而未忍言也丙寅之三月緹騎四出警報月數至家人環守號泣兒忽告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即朝 皇帝矣遂爲執笏叩頭呼萬歲狀又曰爹所朝非今 皇帝乃 新皇帝也 新皇帝好 新皇帝大好言之再四余愕問何以知之兒曰影堂中諸公公

冠服列坐樓下教我爲爹言如是僮應索綯坐檻上我叱起之詢之僮應果然嗚呼異哉是年七八月稍解嚴明年兒死凡四月而　先帝登遐　新天子神聖逆奄殛死慨然下　明詔卹錄死廢諸臣兒之云若執左劵而兒不得見也嗚呼兒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謂熒惑散爲童謠者耶其眞吾祖吾父馮而儀之而錫以兆語耶兒能見亡人又與謦欬相接豈其死徵耶兒死董尚書書來慰余以謂兒必名僧異人被謫而旋去者然與否耶兒能前知余之不死

與　新天子神之聖而不能自知其夭折耶兒如有知其將不以死爲悲而以言之驗爲喜耶抑亦余之耑愚悻直觸忤世網固當與逮繫諸君騈死於東廠北司之間會有天幸僅而不死而兒實代余以死也嗚呼其可哀也已古之喪子者多矣白樂天蘇子瞻所謂達生知道者也其喪子也未嘗不過時而悲而況於余乎孔子之阨於陳蔡也其徒之不及門者未嘗不廻旋思之而況於兒乎況兒之生於患難而前死乎余於吾兒哀則哭之思則夢之懼其痛巨以憂老

母則抑而止之余處於達不達之間者也兒如知之其以余爲不及情者而已矣兒死於天啓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　新天子改元崇禎之三月清明日在夏阜祖塋之旁其父謙益爲書石而納諸壙

亡妹嚴氏孺人合葬誌

吳郡嚴柞子若妻錢氏先祖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孫先君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女少保嚴文靖公諱訥之孫婦試中書舍人諱治之婦也先祖舉嘉靖已未進士文靖公爲座主先君少孤文

請公召致家塾命中書爲之主中書生十子而
予若其弟九子也故先君以吾妹歸焉妹之適
嚴氏也中書初歿家貧多子不能具中人之產
習勞執勤不憚夙夜叔妹妯娌列屋如鷄栖庭
戶交錯機杼之聲相聞處之怡怡然誾誾然未
嘗有違言誶語也子若習舉子不就性好聚書
故家舊里冷攤小肆繙閱訪求如有弗得蠹簡
蠹翰蟫穿鼠穴裝潰補緝目眵手繭久之聚書
至數千卷賈人多就鈔傳寫因以購得祕本嘗
求貿易輾轉不厭其得以窮老自娛亦用此也

子若專勤書癖亡失衣冠有朱公叔之風性儉嗇數米而炊家人啼號掩耳弗顧吾妹乳哺子女支持婚嫁頭蓬不櫛衣垢不浣以其身爲厮薦爲帷蓋者垂四十年嘗嘆且泣曰我爲勞人於嚴氏足矣不知何年了此債也崇禎巳卯七月病暍庸醫誤藥之暴卒年五十有五吾妹亡子若忽忽不樂性理荒忽若不知人卧蓐三年癸未十二月卒年六十吾妹生子一人女六人庶男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有翼卜以甲申二月合葬于鳳皇山之新阡嗚呼吾終鮮兄弟有異

母之妹二人先君愛其女異甚視其壻猶子也先君既沒吾妹事吾母顧太淑人益親歲時歸寧諸甥男女扶床繞膝吾晚而生子妹撫愛之逾于已子也癸酉太淑人見背七年哭吾妹又三年哭歸氏妹今又哭子若天之使余晚晚孤特塊然久居此世者何也銘曰

葬從其夫銘從其妻終天之哀視此涕洟

譜牒二

故叔父山東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狀

代先大夫

錢氏之先始于籛鏗其後吳越武肅王始有土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諱邁者其子曰千一公諱元孫渡江家嘗熟之奚浦遂世居嘗熟自千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諱體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

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泰自郎中以上皆以節俠好施稱于四方公諱順德字道充別號春池我王父生子五人我先君實維元兄公于倫次爲中子王父少遭閔凶家業中落公與先君掉鞅文圍思一大振起之易衣并食焚膏宿火蚊虻噆膚則納其足兩甕中專勤不懈積數十年先君舉進士高第浹歲而貢嘉靖乙丑公遂成進士趣駕歸省不應制策又三年釋褐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御史路楷阿分宜故相旨曲殺直臣沈鍊論死新鄭再起欲盡返

華亭之政遂議出楷尚書以屬公公曰某所知
者　朝廷三尺法耳不知華亭新鄭云何也卽
明公欲貸楷請無以不肖名署爰書尚書爲之
舌縮以屬他郎而楷卒從輕比焉癸酉慮囚關
中甲戌奔王父喪以歸丁丑服除公在比部繇
主事歷員外郎中端審奉法朝右有聲己卯六
年考滿陞湖廣嘗德府知府公爲政却羨餘鐲
苛細櫛爬垢病惠養小弱定履畝之議田以上
下豐磽爲差而黠豪者不得以避徭役復條鞭
之法民賦盡輸于官官爲雇役而民不擾嚴兼

并之禁歸流亡之民而戶口以歲益定儲穀之額每百里爲委積以賑凶饑而吏不得以取盈修堤堰繕守禦立保甲嚴巡警嘗德襟江帶湖地墊而役繁民多流離公至期年郡乃大治以王母趙太宜人喪解官歸甲申補福建興化府知府自十有二月至于六月不雨公步禱于蟹泉而雨明日大雨往復崎嶇衝泥陷淖父老夾道讙呼曰使君其乘矣郡人給事中方萬有爲作頌焉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嘉湖嘉興搢紳爲宗人壻者其舍人子叩頭道公于廳

事公不懌請它徙得徙金衢道以病調餉辛卯
補山東之武德道武德運艘要衝而所轄海豐
霑化利津某布海上與天津唇齒倭方躪朝鮮
公蒐軍實繕板幹具舟車偫糗糧亟請于巡按
御史曰無張皇無夸大修實備庀實事鎮靜以
戢民戒嚴以待寇御史弗善也疏論公恇怯不
任倭事乞徙内地公通籍二十餘年官不逾臬
副又再得量移遂決計不復出巡撫趙公可懷
薦公需調久次當超遷以竟其用疏下所司知
之公服官廉謹計口食俸隨牒平進白首外僚

是故右公者或未必稱其才而嗛公者卒不能訾其守王父性嚴重以朝典治其家公旣登第少拂意長跪謝罪至介賓客以請乃解生平動止自矩未嘗有疾言失色葢得之庭訓者爲多居恒悛悛如老書生補衣角巾低首徒步食不過二簋飮不過三爵堂無楹桷之飾室無紈綺之御生平不以問學葢人及其卒也發其篋中之書丹鉛儼然標記錯互人始知其老而好學也公之居鄉居官大略如此斯可謂之恭敬溫文篤實輝光之君子矣初先君道丈干五行之

學嘗語公曰吾與若法皆當貴然若當勝我我
患無年耳先君寢疾彌留劬七歲孤以授公曰
以累汝故先君之歿也公以小子爲子小子亦
以公爲父公娶于趙生三女子側室沈氏生二
男子長曰世臣次曰世顯後先以病夭公晩年
痛悼閔默疾病纏綿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
十二月初六日飾巾易簀終于里第享年六十
六公之幼子曰世熙其孫曰謙貞幼穉在抱奉
縗即位呱呱之聲與號踊上下小子追話言之
在耳撫孤童之在髫迭往事居俛仰再世日月

逾邁慚負生成嗚呼痛哉公夫人趙氏累封安人溫柔敬直式是嬪則撫沈所出之子逾于巳生沈亦有婦德事君夫人居寵益畏公之子孫稍長奉夫人之命將卜葬公于墅橋之新阡惟食小子毒痛馮塞不能文字庸敢濡血記事排纘梗概庶幾得請于君子以誌公之墓謹狀

從父弟忠甫令甫壙誌代先大夫

從父弟長曰世臣字忠甫次曰世顯字令甫叔父副使府君之二子也初府君以隆慶戊辰釋褐巳巳乞假歸生忠甫于徐州小名曰徐州辛

未官刑部生令甫于京師兩弟之生也相去僅三歲生同母長同師同補博士弟子員忠甫淑茂溫文有淑人君子之度而令甫性伉爽多才藝學書鼓琴習射度曲游戲及之即老于其伎者自謂弟如也府君均愛二子而尤屬望次子以謂能大其家萬曆乙未令甫病瘵卒年二十五戊戌忠甫病傷寒不汗亦卒年三十余老于諸生以春秋講授府君命兩弟從余遊余少失父以叔父爲父終鮮兄弟以兩從父弟爲弟而兩弟旣兄我又師事我孰謂皆去我而死斯柳

子厚所謂析余之形殘余之生者耶初府君爲興化太守爲兩弟占夢于九鯉仙手記其事置故篋中曰余夢至里第次兒偃臥樓北窻下有老醫長身而髯者曰非得紅鉛奪命丹不可爲矣余緩步下樓長兒芒芒奔來以先君之命趣呼余余隨長兒入旁室中漆燈熒熒先君課兩兒讀甚嚴長兒從案上繙一帙示余裝潢潦草如市肆所刻時文者丹鉛塗乙相間指其中一篇曰此人考第一即中會元余諦視之而覺此府君所記占夢之大略也及令甫之病也有老

醫孫夢雲來自吳門長身而髯則所夢也診之曰草木之藥無所用之矣安所得紅鉛奪命丹乎府君爲求藥于金陵未至而卒忠甫後四年亦卒然則府君之記所謂長兒芒芒奔來者象兄弟之相追隨以逝也漆燈熒熒者象幽室也王父課兩孫讀者言當從王父于地下也而忠甫之卒也爲戊戌之三月顧太史起元首舉南宮其所試國學文字爲馮祭酒所賞識者忠甫求得其刻本以獻于府君府君手自標注命傳寫之浹日而忠甫暴卒然則夢中所云云蓋闇

記其死之年與其月也然府君占夢時太史尚童稚人世之榮枯死生固已前定而課試之卷牘點定之朱黃已顯顯然見之夢中此尤奇也世之馮知死權悍然欲與司命爭者其亦爲鬼神之所靳慣而不自知也於乎其可哀也已忠甫卒之月嘗之郡城祈夢于韋蘇州夢小婢抱一子曰此若遺腹子也驚而寤曰吾婦方有身而抱子者此弱小婢也吾其殆矣歸而病卒逾月果生一男子然卒夭所謂遺腹子者獨兆忠甫死耳嗚呼其亦可謂之妖夢已矣今甫生一

男子曰謙貞今漸長軒然露頭角兩弟之葬也余漬淚執筆以志其壙而又為之辭以告哀曰大均播物兮倣詭渺茫札瘥夭昏兮大命靡嘗吁嗟公子兮競爽翱翔顏色姣好兮被服煒煌於乎哀哉兮今也則亡精煒列列兮素帷雙雙神理荼毒兮道路盡傷掌夢是踐兮漆燈告祥從而父祖兮于彼幽荒追隨後先兮九京一堂一人有子兮宗祏之慶祭祀孔時兮窀穸相望悍悍我躬兮視天茫茫辭以矢哀兮訊彼巫陽

從祖父令甫錢君墓表

君諱世顯字令甫從祖祖父憲副府君之中子也我曾祖王父贈刑部府君有五子長爲我王父次則憲副府君府君有三子而君與其伯兄諱世臣者皆先府君以卒伯無子而君有子曰謙貞葬君於憲副府君墅橋之新墓君兄弟友愛其祔也異兆而相望成其志也初我王父舉進士無祿卽世病革劒先君以授憲副府君府君撫先君於孤孩克有成立迨兩從祖父之長也先君已稱名師宿儒有聲場屋矣先君以無兄弟移其友於從弟相愛不啻手足而從祖父

之視先君則師弟子如也當是時吾家方貴盛
歲時伏臘文酒談讌羣從子姪相遨嬉徵逐者
不下數十人君年最少才氣駿發出其輩行間
相與品題人物商略翰墨皆娓娓厭聽酒酣以
往自起度曲談諧雜出擊劒起舞坐客皆留連
不肯去而君又鯁介好直言慷慨急人之難先
君尤篤愛之以爲眞吾弟也君卒先君哭之慟
伯與憲副府君亦相繼卒單妻稚子惸惸相弔
先君傾身撫之壹如憲副府君之撫已也先君
歿又十四年矣稚者日壯壯者漸老獨向之先

生長者邈然不可以復作至于衣冠賓從燕好游娛之跡追憶兒童時蓋恍然若昔夢矣於戲自高祖以至於玄孫所謂其初一人之身也尊祖敬宗而收族宗法之廢也久矣豈或今世吾家之流風本俗可謂美矣其于古所謂族墳墓聯兄弟之遺意猶有存者吾家自高曾以來孝友之德表儀宗門其源深而本厚有若是耶深州之李氏浦江之鄭氏以敦睦著聞者率是而行其又何媿於戲其不可不念也矣君之葬也謙貞倣古石表之制屬余爲之文恭惟君之生平

備於我先君之壙志而志行之抑没而未章者嘉定唐叔達已誌而銘之矣余不敢以再告而吾家之流風本俗不可使其美而弗傳也謹而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勿忘天啓三年閏十月從父鼻子謙益謹述

明旌表節婦從祖祖母徐氏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楊廷筠言嘗熟縣故民錢順理妻徐氏寡居苦節五十餘年鄉老列其狀按驗不妄請得旌表門閭如會典禮部覆覈以聞　制曰可三十六年四月符下所司行

事旌其門于所居之虞山里是年十月某日節婦卒享年七十崇禎十二年十二月葬于項山祔其夫之兆初我曾王父贈郎中府君諱某娶趙太宜人生五子長爲我祖侍郎府君諱某次爲我叔祖憲副府君諱某而節婦之夫諱順理者其叔子也節婦故工部侍郎諱格之孫女積習禮教嶷然殊異年十九歸于我未期歲而夫卒遂以死自誓越三載父母微風之曰夫死而無子則奈何節婦曰忍死以待應爲後者曰待之而不得則奈何節婦曰待之而不得我則死

之待之而得不得未可知而或有異圖也我則
亟死之父母知其志決乃不敢復言又十四年
憲副府君生中子世顯出後節婦節婦抱世顯
于襁葆世顯夭復抱其子謙貞今謙貞實克葬
節婦嗚呼艱哉我曾王父閨門之教肅若朝典
節婦雖寡眎滌濯羞腆洗勞以待旦靡敢後焉
當是時晝哭不敢而況于夜乎曾王父沒依憲
副府君以老又豈知其子之無年乎夫死而嗣
子未生毀容截髮煢煢顧影十四年之內皆死
日也子死而藐孤未立單妻稚子再世一息十

餘年之內又皆死日也守節五十年而旌旌未逾年而歿五十餘年之內節婦之爲生日者無幾節婦之所爲方諸凡爲節者極難耳節婦長身竦肩面如削瓜闔門與宗人言音節琅琅聽之者皆曰丈夫也晩而好浮屠法長齋禮佛遇內外親疎皆有恩紀謙益之娶婦也爲納采焉其沒也羣從皆有分曰吾先姑之後也其敬愼惇睦知道理如此銘曰

曲房幽室白晝寒燈五十餘年節婦不生烏頭綽楔漆書青史後千斯年節婦不死頂山之巓

墓木有拱堂堂白日炤此孤冢

陳孺人錢氏墓誌銘

錢氏五王遠條葉吾祖偕弟起經術從祖副使二子殀有孫謙貞仲不絶是生長女應一索歸于頼川宜爾室皇舅太守登大耋既饎欣喜加餐食維虺再夢蘭未茁長懷似續心逼塞嫁時十七今逾廿容華嫣然初日出諄諄懷憂語啾唧如老成人古所忕崇禎戊寅七月七中庭露坐星月白非雨非霧衫袖濕舉火視之殷朱血此爲何祥兆非吉低迴自傷鈎掛臆明年盛夏

病中熱膚醫素命助鬼伯老祖母徐趣視疾猶問七箸顧啜泣歸來夜半扣門急鳴呼哀哉求分背灸熇鬱蒸焚赤日餘閣之奠蠅惡集清揚婉好不可識木匪貍首斂倉卒二女繼殞血胤畢悍者不殲淑不福皇天老眼嗟失職癸未嘉平甲子吉卜葬祖塋唯壘食霜天顥顥寒凝凝祖母扶將叫臨穴從伯牧翁銘幽宅昭女賢明命奄忽埋石千年永不泐